

快餐文学坊



新 绿

许特生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快餐文学坊

新 绿

许特生 著



158976

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



d158976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绿 / 许特生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;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 (2010年6月重印)
(快餐文学坊丛书)
ISBN 978-7-5469-0244-9

I. ①新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708 号

丛 书 名	快餐文学坊
主 编	于文胜
本册书名	新 绿
作 者	许特生
责任编辑	郑红梅 刘伟煌
书籍设计	党 红
版式制作	田军辉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 电话: 0991-4690475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4
字 数	7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0244-9
定 价	23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0
第三章	24
第四章	35
第五章	50
第六章	59
第七章	69
第八章	80
第九章	93
第十章	108
尾 声	123

新 绿

第一章

她年轻的生命，是一根多结的套绳。

横空出世的天山，绵亘到塔克木拉草原时，派生出两座态势奇异、面目狰狞的山峦，被称为“两极峰”。左峰同终年不化的雪山毗连，阴云冻凝，以万古不变的冷峻，犹如卫道者竖起一座不容触犯の界碑；右峰延伸到广阔的地平线，浮云轻飘，迷雾沼沼，色彩纷呈。两者争雄斗势，左峰诅咒派生者满身妖雾之气，右峰嘲笑它苍朽老态。

塔克木拉草原就夹峙在两极峰之间，株守于千山万壑の角落里，交通闭塞，孤陋寡闻。从当年12月到第二年的3月，大雪封山，哈萨克族牧民过着近四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们单纯、憨厚、勇敢、凶野、愚昧而又快乐，如一张没有被浸渍过的白纸，保持着纯净的血统，文明之风不易吹进他严加防护的铁窗，动摇他顽固的世俗观念。

一个初春的正午，邈远的天空飘着疏朗的白云，温煦的阳光如一匹闪闪发光的白绢轻拂着草滩，暖风中飘起一缕缕幽微的草香。在坡滩泉旁，错落有致的栅栏，一排排呈月牙形的毡房，套着绳结的木桩，高高地堆在圈舍顶上的草垛，显出一派古雅的风致，恬淡的情调。草地上人马云集，笑语喧哗。用松枝搭成的长方形土台上，横悬着一条红布巨幅，上面写着：“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大力开展五讲四美活动！”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，第一次吹进了这古老的门扉。

当党委书记作完报告，牧民们正在兴奋地交谈时，两个骑手朝会场急驰而来，一前一后，相距甚远。人们引颈翘首，更引起一个城市装束的青年人的注意。他叫阿不列孜，是畜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专门研究马的。三天前来到这里挑选骏马，完成他的科研项目，为繁衍优良骏马作出贡献。他远眺的目光随着闪动的身影而移动，清晰度在视线中不断加大，才看清前面的骑手是个姑娘，没有拽住的裙衫如彩霞一样飘荡。枣红马一会如狂飙在洼地隐没，一会儿龙腾虎跃地飞上土丘，四蹄生风，吞烟吐雾，虎虎生生，给人气势凌厉之感。他不禁赞叹：好马！好马！

“巴哈提，”阿不列孜目不转睛地遥望着，性急地探问：“这骑手是谁？”

“是卡丽阿奇，15岁的新娘，20岁的寡妇。”身材消瘦，眉清目秀，被称为草原上的且先^①的畜牧师巴哈提深为惋惜地说：“一只折断翅膀的天鹅，一朵鲜艳的莱丽花^②。”

啊，卡丽阿奇！这个带着童年温馨气息的芳名，如透过记忆云层的星星，在他脑海里闪烁一缕微弱的光。数年不见，音信

①且先：能言善辩，最有智慧的人。

②莱丽花：草原上开的一种单瓣红花，很美，但凋谢最快。

不通,她会有什么不幸的遭遇呢?15岁当新娘,20岁当寡妇,一条奇妙、荒唐的婚姻贯穿线!

“一匹神气的宝马,能与吉尔马亚^①媲美!”枣红马轻捷的雄姿,切断了阿不列孜对往事的追忆。“你看,如飞驰的流星,如出弓的利箭!”

“神奇的宝马?哈哈!它有两个并存的外号:旋风,妖孽。”巴哈提含意不明地大笑着,“这匹公马只有卡丽阿奇能跨上它的脊背,既吃草又吃肉,胃口极好!”

阿不列孜清楚,从科学的角度来讲,骏马吃肉并非奇闻,给产驹的母马喂麸皮拌合切碎的熟肉,可增加动物蛋白,就像种牛要吃鸡蛋一样。但牧民缺乏科学知识,一般不采用此法,是不是因为旋风胃口太大,又有许多怪癖,才被视为妖孽呢?

随着一阵铁锤击石的铮响,一道红光闪驰而米,旋风卷起一股飞扬的风尘和冲人的热浪,一个灵巧弧形的旋转,这是到达目的地的信号,骑手必须在它旋转的瞬间跳下鞍来。否则,它就会急奔而去,再难以收回马缰了。

年轻的女人就在它旋转时跳下马来,把缰绳一扔,急跑着,如被猎犬追逐的野兔,扑通一声,双膝跪到书记面前,泣不成声地哽咽着:“书记,你救救我吧,哈拜要……”

“卡丽阿奇,”书记早已明了事情的底细,一把将她扶起,以缓慢的语气宽慰她,“千年的积雪不会在一日融化,顽固的花斑马一时难以改变秉性,不要焦急嘛。”

“卡丽阿奇,眼泪是灭不了火的。”巴哈提见她掩面而泣,觉得她过于柔顺软弱,“当灾难降临的时候,苍蝇都会在头上屙屎,只要……”

①吉尔马亚:传说中跑得最快的马。

话末说完，哈拜像一头暴怒癫狂的野兽，旁若无人地纵马冲到卡丽阿奇的身旁，身子一歪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举鞭抽打。她用双臂护住头顶，惊叫着，躲闪着，手腕和面颊留下一条条鲜红的鞭痕。

“哈拜！”书记夺过他手中的皮鞭，厉声怒斥：“亏你还是一个得过奖的牧人，竟一点不懂得文明！你好好看看，这幅横标写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认识这牛蛋大的字！”哈拜扫一眼横标，以极度蔑视的口吻说。“天山的水不管往哪儿流，河里的石头照样在老地方，死了丈夫的女人不能外嫁，这是草原几千年来的老规矩。”

“哈哈，胡大恩赐的好主意！”巴哈提一面扶哈拜下马，一面讥诮地调笑，“寡妇不能外嫁，像哈密瓜一样留在地窖里，小伙子闻到了香味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如你趁早啃一口算了！”

笑声大哗。姑娘们笑弯了腰，小伙子笑得直捂肚皮，会场被这幕喜剧染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。

“你……”哈拜恼羞成怒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敢用火燎长辈的胡须！”

“不，那是因为你的胡须打了结，对旧事记得太多了。”巴哈提以对长辈应有的尊敬，善意地劝道，“哈拜大叔，马还换毛，蛇还脱皮，你的旧脑筋该换一换啦！”

“呸！你这只还没长毛的鸟。”哈拜肉囊囊的下巴抖动着，横眉怒目地说：“狗的心操在羊骨头上，这管你什么事？”

“不是狗的心操在羊骨头上，而是臭虫闻到了血的香味，哈哈！”巴哈提机敏地把话翻了个过。“卡丽阿奇，你真是一个值钱的宝葫芦，刚从哈坎的皮裤上解下来，又拴在哈拜的腰带上，等你到了80岁，你的男人会遍地开花！”

一阵揶揄的哄笑声，并不十分尖锐刺耳，也缺少强烈的憎

恨之情。因为：女人历史悠久的贬值，男人久经考验的尊严，已形成世袭相传的陈规陋习。

“库沙^①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女人不就是马尾巴上的牛蒡草，骑手胯下的鞍轭么？”一个银髯垂胸，道貌岸然的老者阿曼，他沉缓的声调如清真寺的圣钟和穆斯林的祈祷那么庄严，“石头上的刀印是磨不平的，寡妇不能外嫁的风俗是不能更改的。哈拜老弟，没有窝的野雀要乱飞，你要……”

“哈哈，说得太妙了，猎狗枕着肉是睡不着觉的！”巴哈提以敬重和戏谑交替的方式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阿柯撒卡鲁^②，老人生命之灯如不增添新油，就是一团将要熄灭的火。”

“你……”阿曼气得直跺靴跟，嘴里唾沫乱飞，“不懂礼节的库沙，是一匹在荒滩上癫狂的野马。嘲笑老人，胡大不会饶恕你的！”

“哼，”哈拜用鞭杆把毡帽一顶，暗哑的喉咙发出一声闷叫，“骆驼的尾巴吻不到地面，你的舌头再长，也伸不到我的毡房。”

“大叔，水看浪花，锅看蒸气，你应该看一看今天的文明新风。”巴哈提神态悠然，从容不迫地说着，“80年代，女人已不是铁杆上的烤肉了。”

巴哈提这锋芒锐利的言词，如从夜空散射的火花，在卡丽阿奇心中跳跃着，爆裂着，燃烧着，给她以清新的愉悦和暖意融融的感觉。这场封建愚昧和现代文明短兵相接的戏谑，可不是笑料，而是历史的长河在这里堆积了太多的淤泥，留下了一时难以填平的宽沟深壑。党委书记对卡丽阿奇安慰一番，叫她先回去，会后他再与哈拜细谈。

①库沙：长者对晚辈的贬称。

②阿柯撒卡鲁：对长辈的尊称。

卡丽阿奇顺从地点点头，用裙边揩去脸上的泪迹，骑着旋风走了。旋风敏捷地纵开四蹄，如一阵轻风贴着草尖飞翔，清脆的蹄响如一串悦耳的铃声。这铃声带着骑者青春的声浪，在阿不列孜心里激起美妙的回响。刚才，他一直藏匿在人们的背后，不愿在这种尴尬的场合中同卡丽阿奇相会，这样会使她惊慌而羞于见人。看来，这个懦弱的女人，还要在钢嘴铁牙下生活下去。她为何不冲破一道道铁网，去寻求自由理想的乐园呢？

卡丽阿奇信马由缰，在荒野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木雕般的脸透不出一丝活力，眼神哀绝凄凉，胸膛如干涸的湖泽一片空白。20岁是人生多么美好的芳龄，花团锦簇，流水欢歌。在她这个年龄，有的登进了科学的殿堂，有的获得了艺术的花环，有的高举体育的金杯，都在各自的轨道上飞驰。而她呢，感情磨钝，心田龟裂，生命似一根没有感知的木头，顺着河水漂流。直至丈夫死去，死沉沉的生活刚透出一线生机，一只手又要把她拖回到原来的生活槽坑。

薄暮融进山谷，一团团灰色的雾，使空廓的旷野一片虚茫，荒草凄凄地低垂着，群山在愁云的密锁中阴郁地缄默，雪冠顶端飘起一缕轻烟，这宇宙中的巨人也在吐散着胸中的闷气。

巴哈提骑着一匹驢马，悠悠颤颤地走来。他见卡丽阿奇神色恍惚，形容黯然，以善意的笑谑，冲淡她心中的忧伤：

“嗬嗬，15岁的新娘，你的命运，是一根多结的套绳！”

“唉，”卡丽阿奇挽缰而立，沉重而无望地叹息着，“崖再高还有流水的槽，山再高还有一线蓝天，我的希望在哪里呢？”

巴哈提心想：她的生命难道是一个沉陷了的沙丘，没有埋藏的种子，没有青春的花蕾？不，她的心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大海，有火的低蕴，有爱的波浪，有求知的欲念，只不过是重压

和悲绝中秘密地萌发。他松开脚蹬，横坐马鞍，才缓慢地说：“希望决不是无雨的云，信念更不是一缕黑烟。假若命运不对你微笑，就扼住它的咽喉！”

如一颗火星落进卡丽阿奇的冰冻的心怀，飘升起一缕热力。是呀，绝望是痛苦的刺芒，软弱是图圉生命的渊潭。挣扎，渴求，奋进，才能挣脱罗网的束缚，可多么的难啊！

“俗话说，不啄不成乌鸦，不念不成毛拉^①，愚昧者念的是一本古老的经。”巴哈提见天色已晚，以兄长关切之情叮嘱着，“磨难的背后，往往隐藏着幸福，但必须要有勇气去追求它。有人来选马了，可以让他看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旋风。”

这一席极为珍重的话，猛然触动了卡丽阿奇的心弦……

去年仲夏的一天，她一边放牧羊群，一边坐在树冠浓密的独树下看书。中午，狂风鼓动着团团黑云，迅雷随即滚滚而至。一会，从苍穹的深处拖曳出万缕连绵不断的银线，核桃般大的冰雹破空而下，形成一个巨大绵密的银帘，帘脚一触到地面，丝缕断裂，无数颗银球在地上跳跃滚动，荡起一股飘忽迷茫的烟雾。树枝劈断，花瓣飘落，草地如一面巨大的羊皮鼓，被千万个魔鬼的手指叩响。羊被炸了群，溅起泥水惊叫地奔逃，如一个翡翠的盘子里滚动着无数颗珍珠。卡丽阿奇纵马卫护羊群，旋风被急猛的冰雹痛击得尖厉嘶叫，狂跳不止。

恰巧，巴哈提察看草场从这儿路过，发现旋风负痛跃腾，眼窝淌着泪水，臀部渗出一缕缕鲜血，一种珍惜宝马的怜爱之情和庄严的责任感，使他毅然地作出决定：叫卡丽阿奇把旋风牵到树下躲避，他去卫护羊群。

①毛拉：宗教中一种职务。

“那怎么行，”卡丽阿奇双手抱着头颅，她不能接受这近于仁慈的恩赐，“怎能让你脱下帽子，光着脑袋往刀尖上碰呢？”

“女人是石子，男人是大山，我比你强嘛。”巴哈提前胸贴伏鞍鞍，轻俏和深重的言词交进而出，“旋风是繁衍优良骏马的宝贝，如果叫冰雹打瞎了眼睛，那将是莫大的损失，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它！”

“不，”卡丽阿奇紧勒着躁动不安的旋风，固执地摇摇头，“自己骑在驼背上摇晃，让朋友去踏着泥泞前行，这对我是很痛苦的事。”

“喏啊，你的心真是一只破碎的碗，盛不了任何东西，连友谊都装不下吗？好了，多余的话会使舌头长疮的！”巴哈提报以一抹宽慰的微笑，对着旋风轻抽一鞭，它就急不可待地朝榆树奔去。

巴哈提双膝一夹，挥鞭猛抽，灰骟马如逆流而上的木舟，驶进灰茫茫的雹幕之中。呼的一声，狂风卷走了头上的鸭舌帽。于是，骤急的冰雹，如无数颗密集的弹丸，伴着灌耳的风啸，闪着白森森的光，在他头顶、颈脖、肩膀、脊背上跳闪、炸裂，睁不开眼睛，尖利的痛感透入全身。耳朵被削去一层层皮，泪水滚溢而出。他紧紧地咬着牙，如一条穿透银盔冰甲的火龙，在这充满恐怖的宇宙中疾进。

巴哈提远去的背影牵走了卡丽阿奇的心，在无比激动中寄托她深沉的悬念。当雷声隐去，冰雹停息，卡丽阿奇策马沿着蹄迹，来到一个废弃的圈前时，不禁骇然大惊：灰骟马卧伏不起，双目微闭，伤痕累累；巴哈提昏厥倒地，额头隆起一个个紫疱，面颊青肿，嘴角裂口，一缕缕鲜血浸透发丝，冰冷的水同炽热的血交溶，而羊群在圈内安全无恙。

卡丽阿奇跪下双膝，轻轻地把他扶起。此刻，多么想把他

拥抱于怀中，她温情的手指抚摸他脸上的伤痕，但严格的内心生活原则，使她用缰索约束着野马奔放的感情，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，愧悔、酸楚、感动，一齐涌满心头，使她对人生的冷漠，第一次涌进一股热浪而陡然涨潮……

“哦，”巴哈提打断了卡丽阿奇的回忆，眉飞色舞地向她报告一件喜讯，“古尔邦节^①快到了，要进行克孜库瓦尔^②，你就露出一露相，让黄蜂飞出心房，去螫一螫他们的脸，看谁还敢抢吃蜂蜜！”

参加姑娘追？卡丽阿奇眼里闪射着惊异疑惧的光，不会引起非议和嫌弃吗？对于她，这纯真、犷野、坦荡的欢乐，已经像失落的梦变得空幻而遥远了，留给她的只是一缕没有品尝过甜味的怅意。但一种解脱后欢乐的试探，一股对新鲜甜美的感情的渴望，把潜藏在少女年代青春的旋律猛然引发而出，连同一股试露锋芒的挑战情绪，如山鹰的羽翼在胸膛奋然拍击……

①古尔邦节：即穆斯林的宰牲节。

②克孜库瓦尔：姑娘追。

第二章

溢香的甜瓜,叫狗啃了。

旋风抖散着火苗般的长鬣,沿着一条马莲覆盖的小路缓缰而行。它具有多变的灵敏性,健足急奔有飞崖越涧之锐猛,追风逐电之神速,又能根据主人的喜忧心情调节步伐。轻快地疾走,如和风鼓动轻柔的白云,舒缓有致,明快而平稳,即使端一碗水也不会晃溢出来,充满着持之以恒的韵律感。

卡丽阿奇今天刻意修饰一番,去参加充满狂欢气氛的草原盛会,并不是从人海里去寻找恋人,追回已经失去的欢乐,只不过想呼吸一下新鲜气息,使本能的被堵塞了的感情孔道,能够疏通、流动,松脱盘缠在心灵的绞索。只有当她纵情地在原野上驰骋,青春的活力才在驱体里搏跃。骤猛的旋风,是她清苦生活惟一的快乐,它会使你万念俱消,化成一朵白云,一顷海浪,在瞩目的前方飞驰。

当卡丽阿奇来到一片坦阔的草地,已是人欢马叫,乐声飞扬。在结伴而至的人群里,毡帽闪光,翎毛晃动,彩裙飘荡。姑娘含情脉脉,小伙顾盼生辉,会心的微笑同窥探的目光交织一起。当爱情的帷幕还没有启动,心慌意乱的揣度,初临情场的羞怕,战胜对手的谋策,忧心忡忡的防卫,全在各自的心底悄

悄地隐藏着。这是一张秘密的、用彩线和锦片编织起来的网，只有当大幕拉开，才是夺魂慑魄的追逐，随着遮羞面纱的揭去，才把一颗颗爱情的珍珠抛向对方。

卡丽阿奇拴住旋风，艳羡地望着无忧无虑的姑娘们，心里甜丝丝的，使近于修道院幽禁的生活，如空洞的冰窟上盈满了鲜活的水。但身份的卑贱又使她黯然神伤，哪有理直气壮进入赛场的勇气，只好隐到树背后怯生生地探视，怀着模糊期望的心情，间接地领略姑娘追——这个爱情节日的甜蜜，青春欢悦的韵味。青年男女那情意缠绵的情态，渴慕相见的眼神，既在她心里激起一层柔波细浪，又意识到自己的少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失去了追求的权利，就像一个运动员被罚出场外，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赏这场球赛了，多么恼人的愁闷，多么难吞的苦涩！我年轻、美貌，却从未品尝过追逐的情趣，没有经历过那惶惑不安、热血沸腾的初恋，这杯感情的凉水一旦加温，不会招来嫌弃和轻薄么？还是把一颗跃动的芳心束紧，如拴马桩一样埋藏在草丛之中吧！然而，不稳稳地握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爱情不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吗？

“卡丽阿奇、美丽的燕子，”阿不列孜是来观赏姑娘追的，发现卡丽阿奇心神不定地站在树下，就心急快步地走过去，脸上洋溢着亲切的微笑：“佳克斯^①吗？”

啊，胡大，是阿不列孜！这意外的奇遇，使卡丽阿奇手足无措，激奋中混合着不堪回首的酸楚，惊喜的心境又掺合着一缕苦味。只觉得眼睛一阵悠忽忽的晕眩，好似一条瀑布猝不及防地落到身上，溅起一团色彩迷蒙的水雾。

卡丽阿奇出神地望着他。同少年时代相比，他颇长的身材

①佳克斯：好。

更加清俊，高耸的鼻梁，白嫩的脸庞，碧幽幽的眼睛闪着变幻不定的光芒，尤其是一头金黄色的鬃发，更显出男性少有的秀雅。他头戴鸭舌帽，身着灰色毛料西服，雪白的衬衣领大幅度地翻展着，飘逸潇洒，颇有学者考究的风度。

“你那些年在哪儿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卡丽阿奇茫然不解。

“我大学毕业后，就在畜牧研究所工作，这次来牧场选马。”阿不列孜流露出志满意得的神气，并有意透出同她有关的声息。

选马？卡丽阿奇心花绽开，眼含欣悦的笑意。

“喏哈，天鹅洁白不染，花鹿斑纹不褪。”阿不列孜不知是出于真实的描绘，还是有意夸耀，“卡丽阿奇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”

卡丽阿奇低垂着睫毛修长的眼睑。相形见绌的窘态，天渊之别的对比，使她感到自惭形秽，有羞愧难言的隐痛。她酸楚地说：

“心中的烦恼，如天山终年不化的雪；缠身的忧愁，早已把青春盗走，还漂亮什么呢？你倒像一匹光亮的马驹。”

的确，在阿不列孜的眼里，卡丽阿奇还是那么美丽。轻薄如蝉翼的丝裙，衬托出倩巧颀长的身段，端庄淑娴的神态，透出动人的柔媚。椭圆形脸庞，浸润着少女的红晕，鼻子如碧玉那么端直，淡雅的细眉一直弯到鬓角，虽不及杨柳袅娜，却有白杨般的亭秀。

他俩的童年曾一起在草原上度过。童心的友谊虽然是莹洁的，只不过是挂在树梢上脆薄的冰花，在反射出霓虹的色彩之后，就渐渐地消融了，各自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分手，一切都变得朦胧而遥远了。当两股细流重新汇合，有的经历了千回百折的艰险，有的则顺畅地一泻而下；有的是用眼泪凝成生命的

浪花,有的是用欢笑组成青春的波涛,每个人都已呈现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音调。

“卡丽阿奇,”阿不列孜竭力摆脱回忆丝缕的缠绕,请她席地而坐,企盼了解旋风的来历,“听说你这几年的不幸,都同这匹马有关系?是真的吗?能不能给我讲一讲?”

一句话触动卡丽阿奇的心扉,眼波如夕阳敛后的湖泊,顿时阴晦无光。往事浊浪般地涌满脑际……

卡丽阿奇幼年亡母,父亲终生牧马,她不是在摇篮里而是在马背上长大的。在上学之余,就跟随父亲放马,调训马驹,十岁已骑术高超,12岁成了一个出色的驯马手。那年夏天,产了一匹公驹,它奇特殊异,左耳旁有一个软骨包。身架高,反应灵敏,一落地就能奔跑。父亲惊疑。卡丽阿奇对它喜爱极了,常给它喂鲜嫩的苜蓿草和碎豌豆,同它形影不离。因它长得雄美,没有把它骗掉,留作种马,以便繁衍优良马驹。快到两岁时,已出类拔萃,野性勃勃,惊嘶如雷,有一日千里之势,故取名为“旋风”。有一次,父亲把一盆煮熟了的剔骨羊肉端到门外,进屋内洗手,旋风乐颤颤地跑来,咬起一块肉就咀嚼起来。父亲一见,颇为惊奇。这消息不胫而走,又发现它左耳旁有个并未突露的软角,人们就加油添醋,大肆渲染,越传越神,被视为“妖孽”。卡丽阿奇倒喜溢眉宇,拍着手掌,兴奋地惊叫:

“马吃肉好,长得壮,会插上翅膀飞起来!”

几年后卡丽阿奇才从巴哈提那儿得知,骏马属于单胃动物,吃肉不足为奇,用切碎的熟肉拌饲料喂养,种马体质会更加强健。

这年秋天,牧场不知开什么庆祝大会,牧民们举着领袖像、语录牌,驼队挂着红幅,骏马结着彩绸,万乐齐鸣,凯歌震荡。